

灾害的表象与灾害民族志

张 曦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灾害即便完全是自然灾害也会由于其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 使其表象呈现出复杂的样态, 自然也使得社会科学难以对其作出相应的概念界定。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物理条件及化学条件的改变, 又会在其他时候引发另外的灾害, 如火山与泥石流、地震与泥石流。这又使得灾害在双重属性之外, 又拥有了具有自然属性以及社会属性的重层结构。毫无疑问, 灾害概念及表象因而更为复杂化。因此, 首先需要对充满复杂性及多元性的灾害的表象进行重新梳理, 寻找灾难民族志的内在逻辑, 在此基础上方能完成灾难民族志的写作。

关键词: 灾害表象; 灾害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Q9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 (2014) 01-0036-07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14.01.007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造成了超过 24 万人生命的损失。8 月 19 日、22 日及 23 日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松潘县及平武县又接连发生了 7.2 级、6.7 级、7.2 级地震。虽然三次地震并未带来大的人员伤亡, 但是其他诸如农田、房屋、水电、桥梁、公路却损失严重, 在基础设施家底本来就薄的这一地区, 充分体现出了灾害论中所强调的脆弱性 (vulnerability)。1976 年唐山地震的紧急救援及灾后重建是新中国应对巨大自然灾害的一次重要的考验, 同时也催生了社会科学对地震灾害的关注。然而在经历了二战以后, 世界的社会科学对于灾难、灾害的研究日益增加、日益成熟。1977 年, 学术界出现了两个灾害的概念: 一个是日本学者高桥浩一郎的灾害的四类型说, 一个则是美国学者巴坤 (Michael Barkun) 的三类型说。其中包含时空概念的灾害分类类型, 不仅使得灾害的概念更为清晰, 更便于不同研究视角的细化, 同时也为社会科学更为广泛地进入灾害研究铺平了道路。21 世纪初, 人类学在体系化地进入灾害研究之后, 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发挥自马林诺夫斯基以来通过田野调查去完成灾害民族志的建构, 因此对于灾害表象的处理就变得尤为重要。21 世纪初系统性的人类学对灾难的研究出现以后, 一方面丰富了灾难的社会科学研究, 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学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 即灾难民族志的写作。以往的人类学民族志中, 或多或少地涉及过田野地的灾难及灾难的文化解释, 然而并没有一部完整的灾难人类学视角的民族志。

一、灾害概念的表象

1992 年, 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的荻原幸男在其主编的《災害の事典》的序言中说 “自然灾害是在自然现象与人类生活的结合点上发生。自然现象的形态虽然从远古开始就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人类的灾害对应却发生着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空间的扩大、都市形态都会生出新的灾害。也会提高新的灾害的潜在性 (potential)”^①。人类社会生活的不断改变与不断会出现新的灾害以及潜在的新的灾害的这种认识, 无疑也是关于灾害概念及表象的复杂性及重层性的认识。然而, 荻原也无法改变诸多自然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中灾害概念多义性的事实存在。

灾害概念的多义性、复杂性及重层性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以中国的近邻韩国为例, 韩国虽然在 1962 年就制定了《灾害救护法》、《风害水害对策法》(1967 年)、《农渔业灾害对策法》(1967 年), 但是, 人为灾害却分散在 50 余个个别法案中。进入 21 世纪, 2002 年 8 月末台风 “露莎” 袭韩, 造成 246 人丧生, 2003 年大邱的地铁纵火事件造成 192 人丧生。由此带来了灾害一元性对应的需求, 所有的灾害概念被统合成 “灾难”, 即 “给国民的生命、身体、财产带来损害以及 (给国民) 带来恐惧的事件”。同时, 灾难也被分成三类: 一类是自然灾害 (包括台风、洪水、暴雨、强风、大浪、海啸、暴雪、雷击、旱灾、地震、风沙、赤

【作者简介】张曦,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博士。

① 荻原幸男编《災害の事典》, 东京: 朝倉書店, 1992 年第 1 期。

潮)；另一类是由总统令所规定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故事 (包括火灾、崩塌、爆炸、交通事故、化学生物放射性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等其他类似事故)；再一类是国家基本设施的麻痹 (包括能源、通讯、交通、金融、医疗、水道及传染病等)。^① 三分类的灾难内容已经完全呈现出了灾难的多样性。

2005 年美国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的主任、社会学教授克兰特利 (E. L. Quarantelli) 与培瑞编著了《灾害是什么：对古老问题的新答案》^②

一书，收录了 12 位作者的 20 篇相关论文。该论文集虽然没有讨论具体的、针对性的灾害概念及定义，但其中也体现出有关灾害的不同视角的认识，同时还呈现出了灾害定义及灾害表象的多元性及复杂性。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作者之一、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应用社会学研究的巴顿早在 1969 年就曾将灾难定义为“社会系统的集合性精神压力”。更加细化了集合性精神压力的体系。^③ 其实，巴顿的观点正好成为了韩国灾难概念核心的注脚。

表 1 高橋浩一郎灾害的类型^④

灾害的四种类型				
灾害的种类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
灾害诱因	主要是自然环境的急剧变化	主要是物性、化学性的、自然环境的异常	主要是人类的不注意	人类活动的增加引发的自然环境、社会境的变化
破坏的类型	主要是物理性的	长期累积的	主要是物理性的	主要是化学性的
时间单位	短期		短期	长期累积的
被害对象	建筑物、植物、人类等	植物、动物	人类、建筑物等	人类、动物、植物
主要的防灾对策方针	工学性的、避难	运营性的、经济性的	安全工学性的	经济性的、政治性的
例如	地震灾害、风灾、水害、雪灾	寒流、干旱	交通事故、工厂、灾害劳工、灾害、火灾	公害、文明灾害

表 2 佐藤武夫灾害概念的表象^⑤

被害主体		灾害现象	灾害的要因 (破坏山)
人类		死亡・负伤	洪水、潮汐、海啸、暴风雪、雪崩、塌方、地震、火灾、雷击、火山爆发、交通事故、大气污染等
土地		流失・埋没 崩塌 地表沉降	洪水、潮汐、海啸，风浪 滑坡，地震、降雨、霜害、 地下水抽取，天然气采集、采煤
生物	动物 植物	死亡・负伤 枯死・损伤	风灾、洪水、潮汐、海啸、地震、火灾、雷击、火山爆发、水质污染、寒潮、暴风雪、雪崩、大气污染等， 风灾、洪水、潮汐、海啸、地震、火灾、雷击、火山爆发、水质污染、干旱、寒流、大气污染、雹害、霜害、雪灾、虫害
设施	堤防・护岸水利设施 道路・桥梁建筑物 机械・器具	破坏・损伤 破坏・损伤 破坏・损伤 破坏・损伤	洪水、潮、海啸，披沮，地震，塌方 洪水、潮汐、海啸、波浪、地震、塌方、水质污染 洪水、潮汐、海啸、波浪、地震、塌方、火灾、风害、 雷击、暴雪、雪崩、 洪水、潮汐，海啸、波浪、地震、塌方、暴雪， 大气污染、水质污染
各类生产物		破坏・损伤	洪水、潮汐，海啸、地震、塌方、火灾、风害、暴雪，雪崩、大气污染

① 藤原夏人 《韩国的灾害法制》，《外国的立法》第 251 号，2012 年，第 204 ~ 213 页。

② R. W. Perry: What is a Disaster: New Answers to Old Questions.

③ Allen H. Barton “Disaster and Collective Stress” in R. W. Perry & E. L. Quarantelli eds: What is a Disaster: New Answers to Old Questions , Philadelphia: Xlibris 2005: 125 ~ 152.

④ 张曦引用翻译自高橋浩一郎 《災害論：天災から人災へ》，東京：東京堂出版，1977 年。

⑤ 张曦引用翻译自佐藤武夫等 《災害論》東京：勁草書房，1964 年，第 218 页。

2011年,云南社会科学院李永祥认为自然灾害的定义有诸多视角,如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然而需要一个“核心部分的一致性”^①。所谓核心部分的一致性有些类似于日本长崎大学的太田保之所主张的“仅靠受灾地域内部的努力也不能加以解决程度的、地域的包括性的社会维持机能被损害的状态”^②。2012年陶鹏及童新发表的“灾害概念的再认识”一文,大致是一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西方世界对于灾害概念界定的文献综述式的简单处理。^③ 尽管如此,仍然带给我们以灾害概念的复杂性的认知。

在自然科学方面,日本气象学者高桥浩一郎在1977年出版了《灾害论:由天灾到人灾》。在书中,高桥将灾害类型化,分为了4个类型(见表1)。这四个类型主要是反映了高桥所言的“灾害的性格是复杂,不能够简单地加以定义,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④。

高桥以灾害诱因、破坏类型、时间长短、被害对象、防灾对策五项为竖轴,将4类灾害以横轴排列。虽然高桥没有给予类型命名,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前两种为纯粹的自然灾害,而后两种则是由人类活动所引发的灾害。高桥的类型学虽然得益于上世纪60年代日本国土地理学先驱人物佐藤武夫灾害表象论。对于灾害,佐藤武夫认为“人类与其劳动的生产资料的土地、动植物、设施、生产物由于自然或人为的要因(破坏力),丧失了机能以及机能低下的现象即灾害。”^⑤ 然而高桥有关自然现象与人类活动的细致分类明显地又超越了佐藤。

1977年纽约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马克斯韦尔学院(Maxwell School)的巴坤在“历史中的灾害”^⑥一文中,认为自1750年始,西方世界的灾害可以以三种形态特征进行归纳:第一种为恒常性灾害(Homeostatic disaster),第二种为转移性灾害(Metastatic disaster),第三种为超稳定的灾害(Hyperstatic disaster)。巴坤将所有的自然灾

害都归于第一类,将爆炸、区域经济波动(economic fluctuations)、常规战争等归结为第二类,而第三类则包括全球经济萧条、核战争、种族灭绝以及大规模的生态失衡。这种大框架的形态特征分类看似简单,其实这种分类中内含有时间性及空间性。再综合高桥的分类的话,其实就是有关灾害表象的高度的综合性的描述方式了。

二、灾害表象的描述

在灾害的自然科学性质的描述以及数据化方面,比利时的学者们走在了前沿。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Katholieke University Leuven)的灾害防疫学研究中心CRED(The Center for Reserch on the Epidemiology of Disaster)收集整理了1900年以后全世界发生的死亡人数10人以上的自然灾害及人为灾害,并在网络上公布。受其影响,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也在及时发布世界各地的灾情报告。

表3 日本亚洲防灾中心的灾害类型代码

灾害种类	DiasterType	C0de
干旱	DrOUght	DR
地震	EarthqUake	EQ
流行疫病	EpidemiC	EP
异常气候	EXtremeTemperatUre	ET
虫害	InSeCtInfeSta" On	LN
洪水	FI00d	FL
地滑	SLide	SL
火山	VOlCan0	VO
海啸、大潮	WaVe/SURgeWV	
山火	Wildfire	WF
台风	Windstorm	ST
复合灾害	comPLex	CE
人为灾害	TeChn0LOgICal	AC

2001年3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世界灾害情报网络会议GDIN(Global Disaster Information

① 李永祥 《什么是灾害?——灾害的人类学研究核心概念辨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

② 太田保之 《灾害精神医学の現状》,《精神医学》38:1996年,第344~354页。

③ 陶鹏,童新 《灾害概念的再认识》,《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④ 高桥浩一郎 《灾害论:天灾から人災へ》,東京:東京堂出版,1977年第10期。

⑤ 佐藤武夫,等 《災害論》,東京:勁草書房,1964。

⑥ Michael Barkun: Disaster In History, Mass Emergency Vol. 2, No. 4 (December): 219~231。

Network) 上, 日本亚洲防灾中心提出了使用世界灾害共同代码 GLIDE (Global Identifier Number) 的建议。GLIDE 的构成: 由灾害类型、年份、时间顺序、国家代码构成。如 “VO-2000-0515-JPN” 指的就是 2000 年发生在日本的火山灾难, 也是 2000 年世界范围的第 515 次灾害。

非常明显, 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然科学的灾害分类法, 自然科学也在此类分类法的基础上有过许多卓有成就的救灾、重建、防灾的研究。2008 年第 2 期日本《自然灾害科学》(Journal of Japan Society for Natural Disaster Science) 杂志推出过一集 “‘非理科’ 灾害研究者眼中的自然灾害科学” 特集^①。该特集的策划者岩手县立大学的牛山素行特别引用了 1964 年高桥裕的一段话 “灾害是在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交织中发生, 并不能区分出是天灾还是人灾。因此, 防灾科学只能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化情况下才能确立”^②, 这强调了社会科学在灾害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与社会科学中文化人类学学者在《天地异变与文化: 灾难的人类学》^③ 所强调的灾难于文化、社会变迁存在着推动作用^④ 是不谋而合的。

就社会系统而言, 灾害所带来的无非是遭受灾害、系统受损, 以及形成系统的灾害对应。如巴顿所言, 灾害是 “内部、外部的影响由于突然以及破坏性的作用, 使得社会系统产生了无法保持平常的生活机能的变化”^⑤。哈顿尝试着在灾害原因、物理性的破坏以及社会体系的变化这三个方面去捕捉灾害。在空间上, 以受灾地为中心, 扩展到缓冲地域、救援地域、外部社会。而在灾害的时间过程中, 分为了社会性准备期、预报·警告期、非组织性的对应期、组织性的对应期、重建复兴期。介入灾害的社会单位, 也细分为灾区生活者、组织、地域社会、国民国家社会、国际社会 5 个层次。无论从时间的角度还是空间的角度来把握单次的灾害, 大致都可以用图 1 来表示。

循环图中 4 个过程的设定, 应该能够涵盖巴顿所言的时间过程。在灾害发生的点上, 时间持续性

(duration)、灾害强度 (intensity)、规模 (scale) 的引入, 是能够丰富灾害的时空结构, 进而反映出灾害的复杂性的。地域社会的文化性防灾措施也体现在这一时间过程中, 即地域社会的韧性 (resilience) 将是缓冲灾害破坏的最初的能力。灾害所带来的次生灾害及连锁灾害, 也是灾害重层结构的体现。在余下的灾害救援、灾后重建、灾害预防的三个时间过程中, 都存在着空间的扩展性。而在整个过程中, 地域社会及外部空间都在不断地由经验、认识、实践, 生产出新的文化, 从而再完成一个新的时间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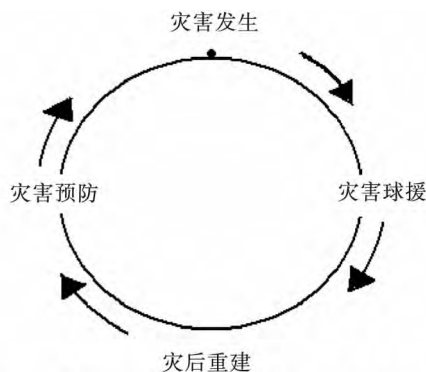


图1 单次灾害及相关活动的循环时间过程示意图

相对于社会文化、技术所引发的灾难而言, 比人类社会历史还长的多的自然灾害更是人类不得不经常、重复面对的, 因而这个时间过程图示其实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图示, 人类经历灾难、再生产出灾难解释或其他的灾难对应的文化, 无非是对自身所处环境的一种新的再认识, 在此基础上, 形成减轻生命及财产损失的灾难管理 (disaster management) 文化。

灾害表象的描述如主张 “灾难如象征” (disaster as symbolism) ^⑥ 的意大利学者戴维·亚历山大所言, 存在着三个角度: 机能的角度 (functional)、语言的角度 (linguistic)、寓言及比喻的角度 (allegory or parable)。戴维·亚历山大还批判性地指出过西方常见的灾害描述的几个典型场景 “灾

① 《“非理科” 灾害研究者から見た自然災害科学》, 《自然灾害科学》, Vol27 2 2008: 115 ~ 146.

② 高桥裕 《災害と科学・技術, 災害論》, 東京: 勁草書房, 1964 年, 第 271 ~ 283 页。

③ Anthony Oliver, Smith Susanna, M. Hoffman: Catastrophe & Culture: 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Santa Fe, James Currey, Oxford, 2002

④ 彭文斌 《人类学为何要研究灾难》, 《民族学刊》2011 年第 4 期。

⑤ A. H. バートン (Allen H. Barton): 《安倍北夫監訳災害の行動科学》, 東京: 學陽書房, 1974 年, 第 36 页。

⑥ W. Perry & E. L. Quarantelli eds: What is a Disaster: New Answers to Old Questions, Philadelphia: Xlibris 2005, 30.

害事件的巨大性”(the enormity of the event)、“矛盾之美,至少是破坏带来的新奇视角”(the paradoxical beauty – or at least the visual novelty of destruction)、“救援人员的英勇”(the courage of rescuers)、“令人恐惧的物理性破坏中人性的再主张”(humanity reasserted amid terrible physical destruction)、“慈念与凝聚力的悲怆”(the pathos of charity and solidarity)、“超越恣意及恶意的道德目的的成功典范”(the triumph of moral purpose over arbitrariness or malevolence)、“自强与后劲的价值”(the value of determination and staying power)、“不屈不挠精神的奇迹”(the wonder of an indomitable spirit)。^①

无论是巴顿的社会学视角、还是亚历山大的象征意义的角度,只要灾害事项存在于循环的四个时间过程中的话,那么四个时间过程中的某个地理空间内所有的自然、社会现象就都应该成为灾害的表象。也因此,四个时间过程中,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经验与知识、身体与精神、时间与空间的交错构成了灾害概念及表象的复杂性。

三、灾害民族志的构建

以云南哀牢山区2002年的“8.14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中的汉族、傣族、彝族村寨的4个案例,以民族志的形式阐释了灾害的概念、哀牢山区各民族居民应对自然灾害的地方性知识等等,该民族志还详尽地呈现出了泥石流灾区重建的样态。

文化人类学对灾害的关注,或者说,灾害人类学的个别研究虽然在上个世纪末已经开始出现,但是都未能言及灾害民族志的建构。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后,1997年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林春男与都市防灾研究所重川希志依^②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从灾害民族志到灾害民族学”^③。1998年时,在

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田中聪与林春男又提出了灾害民族志的构想^④。2000年田中聪、林春男、重川希志依与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龟田弘行、Haper Research 株式会社的浦田康幸又发表了“灾害民族志标准化手法的开发”^⑤一文。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引用了最为简要的民族志(Ethnography)与民族学(Ethnology)的概念,即“the scientific description of nations or races of men. their customs, habit. and differences”与“the science which treats of races and peoples, their relations, their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来界定民族志与民族学。林春男与重川希志依认为,因为关于灾害过程的理解还非常不充分,因此有必要进行灾害过程的科学性记述的蓄积,并列举了7个诸如展示“由灾害现场的人解释自己的经验,以明了他们在采取社会性行动时所用到的知识体系也即是文化”这样的灾害民族志的目的。至于灾害民族志的建构,他俩认为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体验者的亲身经历应该是一个客观的记述,而且在今后的灾害对策及防灾的考量上也是不可或缺的。^⑥

在第二篇文章中,田中聪林春男以美国人类学者默多克(G·P·Murdock)所创立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Human Relation Area Files)为蓝本来创制灾害民族志。众所周知,灾害(Disaster)在耶鲁大学的OCM Code中,是列在大条目730 Social Problems(社会问题)中的(同时还附有灾害的相关条目,见附录2)。

730 Social Problems 社会问题

731 disaster 灾害

01 Prevalence and major types of disasters (e. g., earthquakes, epidemics, conflagrations, typhoons, tornadoes, floods, droughts, famines, insect plagues); 灾害的发生及主要种类(例:地震、传

① W. Perry & E. L. Quarantelli eds: What is a Disaster: New Answers to Old Questions, Philadelphia: Xlibris 2005: 31.

② 重川希志依 《民博通信 災害人類学を考えるー災害と文化》,《災害エスノグラフィーによる知恵の共有化の試み》。

③ 林春男,重川希志依 《災害エスノグラフィーから災害エスノロジーへ》,《地域安全学会論文報告集》(No. 7),1997年,第376~379页。

④ 田中聪,林春男 《災害人類学の構築に向けての試みー災害民族誌の試作とその体系化》,《地域安全学会論文報告集》(No. 8),1998年,第14~19页。

⑤ 田中聪,林春男,重川希志依,浦田康幸,龟田弘行 《災害エスノグラフィーの標準化手法の開発ーインタビューの編集。コード化。災害過程の同定》,《地域安全学会論文集》(No. 2),2000年,第267~276页。

⑥ 林春男,重川希志依 《災害エスノグラフィーから災害エスノロジーへ》,《地域安全学会論文報告集》(No. 7),1997年,第376~379页。

染病、火灾、台风、飓风、洪水、干旱、饥馑、虫害) P02 explanations and rationalizations 说明的合理化

03 incidence of disastrous accidents (e. g. , train wreck) 惨祸的发生 (例: 列车脱轨)

04 reactions to disasters 对灾害的反应

05 organization of relief (e. g. , private , public); 救灾机构 (例: 公共机构、个人)

06 role of special relief agencies (e. g. , Red Cross); 特别救灾机构的职责 (例: 红十字会)

07 emergency measures 紧急对策

08 reconstruction 复兴

09 preventive measures (e. g. , flood control); 防灾策略 (例: 洪水防控)

99 etc. 其他

田中·林认为 HRAF 中的 OCM Code 的 88 个条目中与灾害相关的条目为 19 条: P150 Behavior Processes and Personality 行为过程及人格

200 Communication 沟通交流

260 Food Consumption 食物消费

270 Drink , Drugs , and Indulgence 酒精类、药物、嗜好物

290 Clothing 服装

310 Exploitative Activities 自然资源开发

350 Equi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Buildings 器材及建筑物的维修

360 Settlements 聚落

420 Property 财产

510 Living Standards and Routines 生活水准及日常生活

570 Interpersonal 人际关系

620 Community 共同体

730 Social Problems 社会问题

740 Health and Welfare 健康与福利

750 Sickness 疾病

760 Death 死亡

850 Infancy and Childhood 婴幼儿及儿童

870 Education 教育

880 Status and Treatment of the Aged 年龄状况及其待遇

在 HRAF 的 OCM Code 的大条目下, 其实尚有诸多小的条目, 田中总和林春男并非照单全收。如象大条目 150 的 " Behavior Processes and Personality" (行为过程及人格) 中, 两人只选用了 4 条小项目 (151 - 154):

150 Behavior Processes and Personality 行为过程及人性

151 sensation and perception 感觉与知觉

152 drives and emotions 动因与感动

153 modification of behavior 行为的变化

154 adjustment processes 适应过程

由于田中聪、林春男、重川希志依都不是人类学专业出身, 所以在其论文中所建构的灾害民族学、灾害人类学以及灾害民族志都还存在诸多问题。在 150 " Behavior Processes and Personality" (行为过程及人格) 中被两人所略去的小项目是:

155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人格的形成

156 social personality 社会人格

157 personality traits 人格特质

158 personality disorders 人格障碍

159 life history materials 生活历史资料

其中 159 life history materials (生活历史资料) 这一小项, 在文化人类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无论何种田野调查指导的教科书中, 生活史都是绕不过的重要项目。因文化人类学者江口信清的翻译而被日本所熟知的克兰 (J. G. Crane)、安格洛西诺 (M. A. Angrosino) 的 Field Project in Anthropology^① 中 Project -6 就是 “生活史的收集”, Project -6 就是 “生活史的收集”, Project -7 就是与 Project -6 密切相关的 “个人记录” 的使用, 因此在文化人类学对灾害的研究中是绝对不能够加以省略的。

2005 年名古屋大学的樱井龙彦以民俗学的灾害观念为时间轴, 将灾害民俗分为原因论 (灾因论)、预防论 (防灾论)、救济论 (救灾论) 三个阶段, 然后以日本的民俗文化来加以说明,^② 而民俗文化正是生活历史资料中重要的部分。樱井的例证中, 三重县民间的树灵信仰也成为了灾因论的绝好解释。李永祥也证实了哀牢山的少数民族村民对于泥石流灾害有着丰富的传统知识, 诸如饲养的猪企图逃出

① 日译本为 《J. Gクレイン MVアグロシーノ, 江口信清訳》, 《人類学フィールドワーク入門》, 東京: 昭和堂, 1994 年。

② 桜井龍彦 《災害の民俗的イメージ 「記憶」 から 「記録」 へ、そして 「表現」 へ》, 《京都歴史災害研究》, 2005 年第 3 期。

圈舍、老水牛流泪、鸭子乱叫、山里流出的水变红、有人声称“地脉龙神要翻身了”^①。甚至,村民会根据降雨量过多、小规模岩石垮塌、以及山体裂缝等可观察的事实来预测泥石流的发生。^②这些都是典型的隐含在生活史中的地方性知识。

在第三篇田中聪、林春男、重川希志依、龟田弘行、浦田康幸的文章中,继承了田中·林·重川前论文利用 OCM Code 建构民族志的方法,只是加入了增加数据可视性、将数据图表化的内容,故而未在人类学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其实,由上述灾害表象的论述可知,灾害民族志仅仅是以灾害作为切入点而已,与其他民族志并无二致。因此,叠加后的灾害民族志描述的内容应该是 HRAF OCM Code 所涉及的所有项目。李永祥的民族志实践也是如此,唯如是,民族志方能应对多义的、复杂的、重层的灾害现象。就此意义而言,田中·林两氏还是有一定见地的。

四、结语

在地球这个行星上,灾害,特别是自然灾害其实就是典型的地质、气候现象。美国国家地理协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1978年推出的 Power of Nature 中,非常明确地将地震、火山、气候现象都归为自然之力。^③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增强,自然之力的释放直接撞击了人类的生命、财产,同时自然之力也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之力了,其中明显地存在人类所谓积极活动的

因素。对灾害下定义虽然很困难,但是除过物、财的损失以外,有两点是不言而喻的:第一是灾害带来了个体生命的抹杀、肢体的损伤以及幸存者精神层面的伤害;第二是灾害在不同程度上重创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乃至整个灾区社会的机能。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给地域社会带来的沉重打击,扩展至世界范围的紧急救援、举国体制下高速的富于成效的灾后重建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随后也展开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诸视角的研究,虽然也出现了不少应用人类学意义的灾害研究,然而,除过李永祥的《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外,还没有更多的灾害民族志的报告。近年来,国外灾害人类学方兴未艾,国内灾害人类学的关注者及实践者不断增多。然而,相对于自然科学的较为单纯的灾害、灾害医疗、灾害管理的数据化处理外,社会科学的介入、无论从哪个视角,诸如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都将面对一个异常复杂的、多义的、重层的灾害事象,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此问题上,能够较好地应对复杂自然、社会、文化事象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正好有了用武之地。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尝试,虽然存在诸多困难,如时效性问题;诸多两难性,例如灾害发生时,救灾与调查的伦理性两难处境,然而相信今后的民族志实践中会一一越过。从尝试着建构民族志的立场而言,日本学者田中·林·重川田中的努力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Disaster Representations and Ethnography of Disaster

ZHANG Xi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Even though it is a completely natural disasters, but also presents the appearance of a complex shape by its dual properties of nature and society. Naturally, it is difficult to give suitable concept to disaster in social science. The natural disasters cause the changes of physical conditions and chemical conditions, and will lead to another disaster at other times, such as volcanoes and landslides, earthquakes and landslides. Except the dual properties, Disasters also have layered structures of natural attributes and social attributes. Certainly, the concept and representations of disaster tend to be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Therefore, in first we will need to marshal the disaster representation what full of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then find the inner logic of disaster ethnography, only this basis, we can to complete the writing of disaster ethnography.

Key words: disaster; representations; ethnography of disaster

(责任编辑 王东昕)

① 李永祥 《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第123~124页。

② 李永祥 《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第127,31页。

③ William R. Gray, Tee Loftin, Tom Melham: Power of Natur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1, 1978。